

凯子

□ 吴 平 (合肥, 保卫科职员)

凯子是桐城人, 我们是 1994 年末通过招考同时来到省城合肥的这家国企的。我的老家在怀宁, 和凯子算是安庆老乡。

凯子和我同岁, 一米七的个头, 体重 170 斤。大头, 方脸, 皮肤细致白净, 快 50 岁的人了, 板寸平头上竟搜不见一根白发, 整个人看上去至少小我一轮。凯子的胖和一般人不一样, 有人脸胖身不胖, 亦有人是身胖脸不胖。凯子身体里的厚厚的脂肪公平公正公开地从他白净的方脸上开始堆砌, 全身上下前后左右, 很均匀很彻底, 绝没有丝毫的厚此薄彼。在单位澡堂洗澡, 总有同事开玩笑地拍打他肥白的身体, 他就在一声声的脆响里憨笑, 从不生气。

凯子在单位本部上班, 本职工作是管

理检修车间的备品库, 可平日里他却啥活都干。天车缺人了, 电焊活急了, 小叉车故障了……, 他总是自告奋勇地冲在最前面。去年春天, 得知单位附近小区因疫情封控, 凯子立马回家驮了一床棉被放到私家车的后备箱。老婆问他干吗, 他答: “疫情严重, 单位事多, 我暂时就不回来了。”

车间四五百人, 人多嘴杂, 就有人私下评说凯子爱表现, 乐出风头。我和凯子闲聊过这个话题, 他指着工作服胸前的党徽说: “我是党员, 党员就要做模范, 我做我自己, 随人家说去吧。”凯子说这话时依旧眯着眼笑, 语气却异常认真。

我工作点的一个同事马上退休, 接到通知要去 20 里外的单位本部上交相关资料,

不巧的是前几天她腿摔坏了。想到她家和凯子家不远, 我便把凯子的微信号推荐给了她。几天后, 女同事给我说: “凯子真心不错, 拿着我的资料帮我跑前跑后, 把我的事全办妥了不说, 还把我拉进了一个群。”看我疑惑, 同事解释, 因为单位本部有些偏远, 凯子几年前就设了一个退休职工帮办微信群, 专为帮助去单位本部办事的退休职工。

凯子的漂亮老婆在 42 岁“高龄”时被合肥市的一家国企转正, 女儿前年刚刚大学毕业就通过考编, 进了一所省示范高中教书。大家都羡慕凯子, 不少人猜测凯子背后有“高人”, 而我更固执地相信, 这是凯子这么些年努力工作热心为人的一种福报。



穿越黄浦江见个面

□ 崔 立 (上海, 公务员)

百无聊赖的一个晚上, 陶诗俊在黄浦江的一边, 我在黄浦江的另一边。我们互打电话。

我说, 在干啥呢?

陶诗俊说, 在浦东滨江廊道上散步呢。

我说, 这么巧? 我在外滩边散步呢!

陶诗俊说, 一个人吗? 我说, 当然, 你呢? 陶诗俊说, 也是一个人。

半小时后, 我和陶诗俊已经坐进了南京东路步行街上的一家茶室里, 屋外熙熙攘攘的声音, 随着房门的关闭, 瞬时就被关在了门外。走来的年轻服务生刚启口问, 喝什么茶? 我俩几乎不约而同报了同一个茶名, 然后对视一眼, 不由呵呵呵地笑了起来。

走进茶室时刚过 8 点钟, 不知不觉就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其间, 陶诗俊的电话响过了, 问: 怎么散个步还不回家呢? 你是散步到苏州去了吗?

我的电话也响过了, 说: 你还不过来啊, 明天还要不要上班了?

我们都没有被这电话影响, 又稳稳地坐了半个多小时。

走出茶室时, 夜色已浓, 城市的喧嚣并没因为时间的推移而变得冷寂, 这座城市最繁华的步行街上朝东向西和朝西向东的人流, 大家脸上还是兴致勃勃继续向前走的表情。但在这表情之外, 是不是每个人又都有自己的故事或是烦心事, 需要去

对外人倾诉?

讲出来后, 无论这个事情能不能得到解决, 但心里却是大大地舒了一口气, 像是倒出了一肚子的垃圾, 里面已经是干干净净轻轻松松了。

明天再见了。

不是明天见, 严格来说, 是 9 个小时后见。也是天天见。

这两个中年男人站在马路的岔路口, 其实也没什么点燃他们, 却都不由呵呵呵地笑了起来, 从他们身边走过的人好奇地回头, 心里一定嘀咕着这两个人咋的了, 笑得莫名其妙嘛。很快又摇摇头, 见怪不怪地往前走了。

